

抗日战争

龙溪庄遭遇战遗址

中共新泰市委立
新泰市人民政府
公元二零零五年八月

68年前，新泰市龙廷镇龙溪村发生了一场惨烈的遭遇战，血水染红了当时的龙溪河。

如今，仍旧在这潺潺流淌的龙溪河畔，一名古稀老人义务为那场遭遇战中牺牲的战士祭扫、守墓，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国情结掩藏在这起伏的青山中。

红色泰安系列之三

1942年，八路军泰山军分区的一个排遭遇埋伏，41名战士在这里牺牲

那一年，鲜血染红龙溪河

本报记者 刘慧娟

★四十一座烈士墓，半个世纪守墓人

深秋，记者来到新泰市龙廷镇龙溪村，跨过一道青石板搭成的小桥，沿着一大片玉米地的地埂往东走，便看到一片茂密的树林——当年龙溪庄遭遇战牺牲的战士们就长眠在这些树林中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烈士林”。

“烈士林”中央几个坟冢连成一片，形成了一个高出地面约两米的土堆。“以前这里一共有41个烈士墓，后来有的烈士亲人寻来，陆续迁走了一些，现在就剩下七个坟头了。”说话的是一位年逾70岁的老人，在正午强烈的阳光下，他眯起眼打量着这片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场景。老人叫徐勤学，是这片“烈士林”的守墓人，徐勤学家的堂屋

紧接着“烈士林”而建，是十几年前决定为烈士守墓后，徐勤学从儿子家搬出来盖的两间小屋。

由于烈士墓高出地面一米多，所以站在徐勤学院中，就可以看见紧靠着低矮的东院墙的两座烈士墓。“每年雨水大的时候，我都得勤去看点，薅薅草，添点土。”徐勤学说。清明节、建军节和春节等节日期间，徐勤学都要带着纸钱和酒，去烈士林祭奠。平时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扛着铁锨，拿着镰刀去整理坟冢，累了就坐下来对着烈士碑说说话。

“这些战士死时都是十八九岁，‘躺’在这里也怪闷的，向他们说咱都没忘了他们。”徐勤学说。

徐勤学称，从他很小的时候，每逢年节，本家叔叔徐志金就会拿着几刀纸和一壶酒，来这片坟冢前祭扫。

“龙溪庄遭遇战中，41名战士牺牲，只有1人幸存，这名幸存者就是被我叔叔所救，从那以后，叔叔便当起了守墓人。那时候不知道叔叔在干什么，长大懂事了就跟着叔叔一起去祭扫，然后就一直守到现在。”徐勤学说。

每逢清明，附近一些学校的学生都会来“烈士林”祭扫，那时，徐志金就成了讲解员，向他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惨烈战斗。

不让历史吹淡记忆

墓地重修提上日程

2005年，新泰市政府为龙溪庄的烈士专门立了纪念碑，并在每年清明节、建军节和国庆节时组织附近中小学的学生来祭扫。这时，徐勤学也义务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。“得让后人记住，才对得起死去的战士们。”徐勤学说。

如今，已过古稀之前的徐勤学还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能重修烈士墓。因为当年掩埋烈士很匆忙，碑文刻的也很粗糙，经过半世纪的风吹雨打，石碑都已经风化得很厉害了，字迹也模糊不清了。“头几年还能看清字迹呢，这两年都不好认了，我怕过两年我死了就没人认得他们是谁了。”徐勤学摸着墓碑说。来“烈士林”的路很陡，每年来祭扫都要爬个坡，徐勤学筹划着再用石头垫一条好走的路，以方便更多的人来这里祭扫。

龙廷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龙溪庄“烈士林”作为当地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墓地的维护和修复工作已经提上日程，很快就会落实。

★行军途中遇埋伏，寡不敌众剩一人

在新泰市龙廷镇宣传办公室，记者见到了当年龙溪庄遭遇战的见证人、前上海解放军411医院院长、83岁老人杨在春，他向记者讲述了那场惨烈的战役。

1942年农历四月初二凌晨3点钟，八路军泰山军分区派出一个排，给驻龙廷、土门一带新成立的第三军分区司令部护送电台。由电台台长张钧带领的十余名译电、报务、发电人员，经过一夜的雨淋，个个都浑身是水，十分困顿与疲惫。在新泰市掌平洼村休息后，这支队伍立即向龙廷

方向进发。

当队伍行至龙溪庄西野林处，突然与日寇遭遇，中了鬼子与汉奸队的埋伏。原来敌军是想围剿八路军第三军分区驻龙溪庄的部队，因部队及军分区机关转移，敌人扑了空，尚未撤走，恰遇这支运送电台的小部队。经过半小时的战斗，因寡不敌众，41名同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仅有译电员吕允均一人幸免，当时的遇难经过就是由他后来提供的。

凌晨4时许，掌平洼村民兵听到枪声与爆炸声后，火速赶到

龙溪庄西山崖援救，当民兵们赶到出事现场时，只看到一副惨烈的场景：41位烈士全躺在河边的沙滩上，草丛里、野坟旁……鲜血染红了龙溪河滩，军用物品散乱一地。军分区司药赵景芝，两手还紧紧握着碘酒与红汞药瓶，身上的血与各种颜色的药水混杂。在北面的林荫处，电台与发电机被砸得七零八落。明显的是张钧台长在牺牲前的明智安排。

随后，当地民兵立即赶回了掌平洼西山沟，向县政府报告，并由县区抗日政府组织了善后处理。

徐勤学会定期清理烈士墓前的杂草和碎石块。本报记者 刘慧娟 摄



厚重泰安

泰安历史文化的重新发现与解读

总第3期